

## 記昨日感觸中之反響

顏旨微

吾人昨爲「百忙中偶一感觸」之文。稿發之後。脫然無餘念。而自勉力於他項工作。以爲此種文字。不過聊填一日之篇幅。寧足累譏者顧盼。不意友人某君竟執此造談。對於昨文所記籠統之詞旨。多所責難。並於時下之所謂最高問題。從根本上之弱點。加以論斷。語長夜冷。刻燭記之。惜未能盡其十一也。

友謂凡論一事。最忌籠統之言。若盡其原委。曉其真相。而結論自出。我今論直派軍人之運動總統問題。是否必然成就。應分三段言之。第一。曹仲三之於此問題。當然先有此忘念。此種忘念。與袁世凱之思帝制。同一向上的源頭動機。不必遂爲非是。唯就結果言。帝制不成。無可退步。是一絕境。運動總統被選。成則爲總統。不成則保其固有之位置。而非絕境。且法律對於軍人之限制選舉權。無所規定。則此類勝有益敗無損之事。在人人心中皆所願爲。寧獨保系。惟帝制不能敗。故當日一切之籌備不敢不周。而選舉之事。既求其倖成。則又不妨掉以輕心。是已先失其成功之基位。且在混淆之時局中。希冀倖倖之利益者。決非國家之眞實人材。故就曹之本身而不能必其成就者一。

第二。以言其系下一般人才之心理。大約可分三種。(一)爲文治派。如曹銳。邊守靖。吳毓麟。高凌霨。王毓芝。劉夢庚。以及劉恩源之類皆是。亦即所謂代表活動總統問題者也。然其根本計畫之所表

現。本不過一種營業性質之作用。質言之。即先在攫取優美之地位。而後取國家之錢以爲彼輩運用。其運用方法。亦不外收買一派之國會議員與多數報館記者。及附帶增殖私人之財產。並無具體優越之政治計畫。與堅實健全之團體組織。各行其是而各相傾軋。成則皆爲功人。獲懋賞。不成亦不失爲有資產之家。在古時起山澤。共憂患。而後共安樂。今則事先富貴。事後亦安樂也。(一)爲武力派。此派可以齊變元爲代表。齊之爲人。徵之於皖、贛、之事。固不難推知。且久居江南重鎮。又不能從歷史上而遂忘河間當日之故業。故於曹之運動首選。當然竭全力以附之。其他隨齊之後者。亦攀鱗附翼之意。設曹之選舉果成。幸則同進昇階。不則亦可自保。如斯而已。(三)即較前兩派地位之卑下者。鑒於保定之地小物稀。而天津又爲王承斌一派所分據。故於衣食慾望之缺念中。欲以一部分人能容納於北京。以一部分人分佔於各省要邑。自非希望民國之政。變爲曹氏一家之政不可。所以奔走鼓吹。製造空氣。又較前派爲更力也。就以上三種心理之凝結。吾人所得祇不過一面。蓋從十年來之政治現象言。無論何派執政。皆能表現兩面。一面爲政治意見。一面爲權利私慾。今保派之活動。僅表現其私人祿利一面。而於政治意見。則不見一物。實不能不認爲怪事。此就其一派人材之心理。而不敢斷定其必能成就者二。

第三。總統問題。本非細事。在今日時局下。固不必有超越人人之優點。然不可在在而暴現其弱點。今積而言之。保派之弱點。未免過多。如曹氏之德望才智如何。此時可不必爲之評議。然在民國十歲間。無論文治武功。實未肯於國家有相當之建業。似無可諱言。今欲驟躋大位。而爲全國之政治領袖。將以何物而感召人民使之心悅誠服。已不免發生疑問。此其一。又如其擲下人才。即不就一般之卑

獨心理言。而其內部之自相軋轢。如曹銳與吳佩孚之精不相能。儼然對立。直派督軍之贊成此事急進及緩辦者。亦復意見分馳。函電互辯。即文派中皆一律贊成急進之人。然因私利之見。互見排擠。各人復分派分系。界限釐然。攬利爭權。動即自訐。在所謂最高問題鼓吹急急之時。而內部愈表見其不能一致。此其二。就外界之境象言。西南而外。孫、段、張三角協議之後、奉天、浙江。執反對態度。山東、山西、執懷疑態度。國會多數之意見。爲吾人所知者。亦未必在贊否平半之交。而能盡以金錢收買。此其三。凡此所述。要不過約舉數端。已足證明內外情勢之所在。而將影響於保系活動之不能成就者三。

故在今日而欲運動總統選舉。不必表現實際的良心上之真實。就表面言。根本須使同派內部之意見不相衝突決裂。而後延攬國內多數專門學識之人材。使爲臂助。對於時局之重要主張。作成精確之政治意見。卽如憲法問題。統一問題。裁兵問題。理財問題。以及教育等等問題。務使一般之所希望者。皆有相當之滿足表示。並於以上所舉各種不能成就之缺點。而使之一一消滅。於是始能自承爲有候補總統之資格。今並此假面具而不備。在此紛亂之時局中。赤裸裸以爭權奪利爲歸。是歷史上之快馬明刀。趁火打劫。而能成就者究有幾人。乃從而憂之。不亦昧於事理之甚耶。以上皆友之所見。倚槩記述。輟筆自念。以爲昨之所言。不過偶然之感觸。而反響之來。橫被詰責。甚矣。言議之難也。

（錄自顏旨微論評集）